



异教徒的女儿

The Heretic's Daughter

Kathleen Kent

[美] 凯瑟琳·肯特 著

邵雅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异教徒的女儿

[美] 凯瑟琳·肯特 (Kathleen Kent) 著
邵艳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教徒的女儿 / (美) 肯特 (Kent, K.) 著 ; 邵艳美

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8

书名原文: The Heretic's Daughter

ISBN 978-7-80729-899-1

I. ①异… II. ①肯… ②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451 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261号

Copyright © 2008 by Kathleen Kent.

书 名 异教徒的女儿

著 者 [美]凯瑟琳·肯特

译 者 邵艳美

责任编辑 王志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899-1

定 价 29.80 元

本图书如遇到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4242008-8000

此书献给迈克尔和约书亚

还有我的父母约翰和奥德丽
是他们告诉了我这些故事

1630 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温斯洛普总督率领一小队男女从旧英格兰来到新英格兰。他们被称为清教徒，后来在殖民地站稳了脚跟，其间经历了战争、瘟疫，还有一个叫塞伦的小村子的魔鬼作乱。有个女人和她的家人将站出来反对宗教暴政，结果被监禁、拷打，直至死亡。她愤怒和不驯的言辞被殖民地宗教领袖科顿·马瑟记录了下来，并称她为“地狱女王”。她的名字是玛莎·卡列尔。

一封来自康涅狄格科尔切斯特的信，1752 年 11 月 17 日

致约翰·威克菲尔德夫人

康涅狄格，新伦敦

亲爱的莉迪亚：

我刚刚得知你结婚的消息，感谢上帝赐予你一个值得你与之携手、并且有能力让你过上舒适的家庭生活的丈夫。我不必告诉你，最最亲爱的，外婆有多么爱你，你永远外婆的心肝宝贝。

上次见到你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多么想和你坐在一起，分享你的快乐。我这把老骨头让我们长久不得见面，我希望有一天还可以再次过去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但在我心里，你仍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鲜嫩，活泼，来我这儿给那段压抑的日子带来了光彩。你在哪儿，哪儿就有活力，我这老迈的家伙也变得年轻起来。我祈祷上帝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你一面，但我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十分迫切地感觉到现在是给你比盆啦碗啦更好的礼物的时候。我要给你的是一笔千秋万代享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财富。

今天是我的生日，感谢上帝的仁慈，我已经七十有一了。即使在一个神奇的年代，这也算是高龄，我敢说，我能活到现在，就是个奇迹。你一定已经知道，在今年 9 月，那些脑瓜子比我们聪明的人，决定从我们的日历当中拿走十一天。因为什么原因，我猜不出。我只知道，当我在今年 9 月 2 日星期二上床睡觉时，醒来时已是 9 月 14 日。

他们说，这是采用格里高利历法^①新算出来的，朱利安历法被废除了。我们一直在用同样的方法谋划时间，我甚至认为，从基督诞生以来就是如此。你想过这十一天会到哪里去呢？你还年轻，这样的事情在你看来可能很自然，但我是过来人，我很担忧。我活得够长了，足以记住有过一个时代，这种进步被看成巫术和魔法，官员们发起可怕的裁决，就因为我们把手放得离天堂的发明太近。

现在，我终于不经意地谈到了我这封信的核心。你是一路听着有关塞伦村、我和我父母的痛苦的嘀咕声长大的。但出于对我的爱，你从来没有叫我告诉你我年轻时候的可怕遭遇。“塞伦”这个名字至今还能叫一些男人和女人脸色发白。你知道几个月前马萨诸塞埃塞克斯县议员投票要把村名改成“丹佛”的事吗？这件事做得好，也做得不动声色，虽然我相信，关于塞伦审巫案的记忆不仅仅到少数几个还活着的过来人为止。

天上的父知道，改变一个地方的名字并不能改变这地方的历史。这段历史盘踞在我心里太久了，就像一只蜘蛛盘踞在我胸口。蜘蛛抽丝，抽丝，织成一张记忆的网，最终要吞噬所有的快乐。用这封信，我希望能将这些恐惧和悲伤一扫而光，在我心里重新装满上帝的仁慈，变得纯洁。这是“清教徒”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我想，这个词现在已经完全落伍了。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满脑子迷信信仰、行为守旧且自傲的人。清教徒相信他们是与上帝缔结了盟约的人，受他的指派来保卫茫茫荒野中的一个堡垒，使之变得神圣。即便在那些遥远的蛮荒之地，他们也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改变世界。

^① 我们现在用的公历。——译者注

其实我这里说的，就是傲慢。当官的认为他们就是圣徒，全能的主预先规定了他们要来统治我们这个小村子，并且是出于严厉的正义和神圣的使命。这个神圣使命，就像秋天山野里的一簇火，逐渐扩大，狠狠地烧毁了塞伦村和邻近的村镇，让很多家庭化为尘土。在傲慢之下，还有贪婪、天花和印第安人的持续进犯，共同摧毁了人们的理智，侵蚀了和邻居、家人，甚至和上帝之间的信任和善意。那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仁慈、怜悯和常识都被投进了狂热的怒火堆，使得每个留下来的人都生活在悔恨和谴责的灰烬当中。

清教徒的信仰把每一个现象，如一棵倒下的树、一次疾病、一个瘤，都看成是永生的父对我们的警告和判决。我们就像孩子那样在给世界的这个世界上颤抖着。就是孩子气的愤怒、自私和诽谤，使整个村子成为了地狱。我亲眼看到，天哪，不止一个孩子把父母带上了绞刑台。“当孝敬父母”，戒律上说。在那黑暗的 1692 年，上帝的盟约被扔在了一边，还有别的很多戒律就像鸡蛋碰到石头一样不堪一击。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明白清教徒心灵的内在源泉，也是为了让对你即将送你的包裹做好准备。

接下来是我自己写的历史，其中的一些在你很小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当其他人弃我而去的时候，你却爱我如此之深，这是上帝的奇迹，可能也是对我受到的许许多多苦难的补偿。我的生活就像是父母为了让犯错误的孩子听话而在临睡前讲的寓言故事——梦魇的原材料。但是，哦，我的孩子，这个梦魇并不是来自幻想故事里的那口井，而是用你自己家人的血和泪编织成的。我已经把围绕着塞伦村审巫案的个人回忆和我的活动都记了下来，上帝作证，我做到了尽可能忠实。我祈祷着，因为有这些记录，你会理解并开始原

谅我的所作所为。

冬天的寒风来得很早，已经不停地吹了几个星期。你还记得房子边上那棵好不容易长大的大橡树吗？现在已经非常老了，掉了许多枝条，但树干很厚实，很牢固，根埋得很深。我不能指责这棵树当了绞刑架，就像我不能指责大海淹死了人一样。你看了我写的回忆录，你就明白我的意思。我祈祷你会把你的家看得如同这棵庄严的老树，在它的枝叶下你可以找到庇护，以及地上和天上的联系，正是在那天堂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和上帝、和彼此相聚。

出于上帝仁慈的关心，永远爱你的外婆

莎拉·卡列尔·查普曼

啊，孩子们，不祈祷便上床当有所害怕，
小心魔鬼做了你的床伴。

科顿·马瑟，
来自葬礼仪式

目 录

/第一章/ 马萨诸塞, 1690 年 12 月	1
/第二章/ 1690 年 12 月—1691 年 3 月	21
/第三章/ 1691 年 4 月—1691 年 8 月	55
/第四章/ 1691 年 9 月—1691 年 12 月	85
/第五章/ 1692 年 1 月—1692 年 5 月	117
/第六章/ 判决记录	145
/第七章/ 1692 年 5 月—1692 年 7 月	153
/第八章/ 1692 年 7 月—1692 年 8 月	187
/第九章/ 1692 年 8 月—1692 年 10 月	231
/第十章/ 1692 年 10 月—1735 年 5 月	259
/致 谢/	267
/附 录/ 塞伦女巫审判案始末	269
/回 声/ 他们的话	272

第一章

马萨诸塞^①，1690 年 12 月

^① Massachusetts，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分，中文通常简称“麻省”，正式建州时间是在 1788 年，在这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坐车从毕莱卡^①到邻近的安多佛不过九英里。但对我来说，可不仅仅是离开我唯一熟悉的家那么简单。它标志着我混沌的幼年时代的最终结束，清晰的童年彻底来临。那个12月天里，我九岁，我们全家正往外婆家——我妈的出生地赶，准备和外婆一起生活。我们总共六个人，挤在一辆敞篷车里，妈妈、爸爸、两个哥哥，我，还有哈娜——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我们身上带着全部的家当。此外，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我们还带上了天花。

瘟疫席卷了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各个区域，随着我们向东跨过布兰查德平原，疾病和死亡也尾随而至。一位邻居，毕莱卡的约翰·顿金，发病后在一个星期内死了，留下一个寡妇和七个孩子。是另一位邻居把这消息告诉我们的，这位邻居前脚出门，我妈后脚就开始收拾东西。我们想躲过这次天花。我爸还没忘记很多年前他被指责将天花带进毕莱卡的那段苦涩的日子。他总是说，因为他是威尔士人，是镇子上的外地人，即使在那里住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法逃脱这个指控。但瘟疫就像流浪狗一样跟在我们后面。第一个遭殃的是我哥哥安德鲁。他身上带着天花的种，从他开始，天花波及到我们的新住处。

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冷到彻骨，我们的泪花和鼻涕像蕾丝带一样冻在脸上。每个人都穿上了全部衣服，我们紧紧地窝在一起取暖。木板草草地铺在车上，上面盖着麦秆，我和哥哥都拼命用麦秆裹住身子。驮马背着重物，因为不再年轻力壮，大口大口地吐着白气。马身上披着像熊毛一样的长毛外套，上面直棱棱地挂着一排冰柱。我大哥理查德没有和我们一起。他已经是个快十六岁的大人

^① Billerica，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郡下属的一个镇。

了，已提前被送过去，替我们准备房间，他还带着一头驮运包裹行李的公牛。

爸妈坐在最前面，和他们平常一样沉默不语。他们很少当着我们的面相互说话，只聊一些跟农活有关的话题。爸爸经常对妈妈言听计从，这点非常明显，就像他比她高那样明显。实际上他比每个人都高。他将近七英尺，对于我这样的小孩子来说，他的头仿佛位于云端，脸永远笼罩在云雾里。他跟我妈结婚时已经四十八岁了，因此我一直把他看做一个老人，虽然他依然身板挺直，脚底生风。托马斯·卡列尔，外边人们传言说，是年轻时从旧英格兰那边过来，为了躲一些麻烦。由于我爸从不说他结婚前的生活，事实上一个字儿都没提过，我对他来毕莱卡务农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

对于他的过去，我只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他曾在旧英格兰内战时当过兵。他有件红外套，又老又旧，红色褪成了红褐色，是从伦敦带过来的。其中一只袖子裂了，好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砍过，这是理查德告诉我的，从袖子里加了垫的衬里来看，爸爸一只胳膊受过伤是没错的。我要理查德多透露给我一点爸爸是怎么打仗、在哪里打仗之类的事，我大哥便撅起嘴巴说：“啊，你只是个姑娘，你不懂我们男人的事。”我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是，男人们怕他。经常在我爸爸背后，他们会彼此秘密地传递一个特殊的信号。一个大拇指划过脖子，好像是表示身首分离。要是这些动作被我爸瞧见了，他是不会理睬的。

妈妈结婚前叫玛莎·艾伦，她正坐在我爸旁边，手里抱着一岁大的哈娜。哈娜被胡乱地包了起来，松松地抱着，像一个包裹。我至今还记得看着我小妹妹时那种小孩子的残酷好奇心，就是想知道

她什么时候会翻出车外。我们几年前死过一个小小妹妹，简，一向缺少亲密感情的我害怕这个妹妹也会死。婴儿的头一年是很脆弱的，很多家庭要等孩子过了十二个月，更有可能存活下来的时候才给他取名字。在很多人家，一个小孩死了，孩子的名字会传给下一个孩子。如果那个孩子也死了，名字就继续往下传。

我时常怀疑妈妈对我们大家都缺乏柔情，即使我们每个孩子都各不相同。理查德很像爸爸：高大，沉默，像波士顿湾里的岩石一样坚不可摧。安德鲁，我的二哥，是一个性情甜美的孩子，喜欢干活，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智力发育迟缓，经常惹得我妈对他不耐烦。汤姆是老三，年龄与我最相近，也跟我最要好。他机灵又聪明，幽默感无处不在，就跟我一样，但他经常出现呼吸困难，因此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没有多少力气干活。我排行老四，别人说我顽固任性，因此不怎么讨人喜欢。我是带着怀疑接近这个世界的，因为我既不漂亮也不温顺，所以也不被宠爱。我经常挑战比我好的人，因此我们家那个有狭长裂口的勺子动不动就上我的身，那勺子我们这些孩子管它叫铁贝西。

我习惯不加掩饰地盯着别人看，尽管我知道这会让他们不舒服，特别是我妈。似乎我盯着她看把她最本质的部分给勾走了似的，这些她即便是对最亲近的人也是保留的。我们很少不在一起吃饭、睡觉或干活，因此大家希望在这方面我们能和平共处。她非常厌恶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甚至会故意揪住我，如果我在她朝我转过来之前没有移开视线，她就会用铁贝西刮我的背和大腿，直到手腕刮累了为止。她的手腕跟男人的一样有力，所以这得要一会儿。但是用这种方式，我目睹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不愿意看